

創 遠 浩 叢  
編 主 家 克 臧

# 路 夜

黎 光 黎

丁巳

編主家克臧  詩選

# 路 夜

著 耀 先 黎

沒有翅膀的候鳥 ····· 一九

我們是演劇隊的隊員 ····· 三

貧民窟 ····· 九

夜路 ····· 一

行刊 **司公版出群星** 海上

• 1 9 4 7 •

# 序

臧克家

新詩，它大踏步的朝前猛進。

許多人被撤在後面了。這些人，他們的生活、觀念、情感，他們對於新詩的看法，由於距離的日趨疏遠而慢慢的凝固，從此他們放棄了新詩，其實是新詩放棄了他們。

迎上來的是朝氣蓬勃的年青。他們是多數的。他們的熱情有如春汛；他們感覺可穎而尖銳；他們向前奔馳，率真又勇敢；希望從拉滿的弓弦上射出去，帶着耀眼的光芒，嗖嗖的響聲。

眼前是這樣一個時代。真和假，醜和美，罪惡和正義，自由和奴隸，對照得如此鮮明，如此強烈，彼此在批着對方的面頰，而鬪爭的紅血不斷的流。詩人，從而挾取了他們的愛憎和靈感。詩句，血一樣的迸射了出來。在窒息的空氣裏，他們以自己的詩句呼吸，在悲痛的心境下，他們以自己的詩句哭泣；在扼抑的喉嚨裏，他們以自己的詩句怒吼；在生之鬪爭的戰場上，他們以自己的詩句作戰。這一切，全然是從生活達到詩，又轉而把詩投到更大的生活的海洋上去。

我們沒有權力要求一個詩人必須寫那一類的詩，必須用那一種形式去寫，像一個冬烘先生所要求于他弟子的那「八股」窗課；生活是廣闊的，詩是多樣的。只要他的詩句像冬天的爐火使人溫暖；只要他的詩句像春風的和煦使人旺盛；只要他的詩句像大海的潮汐，黎明的鷄聲或早號，使人奮勇、鼓舞；只要他的詩句像放出去的一隻信鴿寄托了善良、溫暖，向上的一顆真心……

爲了以上的種種，却不說符合了這種種，我們乃有了這個小小的詩叢。這十二位作者，年齡、職業，各不相同，而彼此大半陌生，詩，把他們聯繫在一起，我們希望它能够聯繫起更多的人，生活是多方面的，詩的風彩也就各異。一個人，讀他照着自己的方式生活去吧，照着自己的方式寫詩去吧，在個性被扭歪的地方，人和詩便不復存在了。

薄薄的本子，正像我們卑微的心願。投出去的只這麼一點點，希望收回來的却很多呢，現在，讓我把這「夜路」的作者作個一淺略的介紹：

爲了篇幅和事實的限制，先耀的詩，只挑了這四篇留在這裏，他初期的短章，和最近的那激越呼號，我們沒緣看到或聽到了。這幾篇東西，給我們展開了不同的生活，而所謂生活，實在不能算是生活，連襯托它的背景都是塗着那麼灰慘慘的色調，爲什麼他不寫別的呢？寫了這一些呢？因爲他熟習這些，對於這些被生活壓倒的苦難人羣，他有種親切的感覺，這種親切，如其說出發於同情密說來自不平。他同他們都是趕「夜路」的同伴，一樣在受着熬煎，他的詩句，隨着情感進展，進展的很自然，不放鬆也不侷促，有時，把精華無意的結穴在一個句子，甚至一二個字上，而不使人覺得他在雕琢。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早於滬

## 夜路

火把被狂風絞死，  
月亮進了牢獄，  
星星也遭了流放。

我獨自潛洩在無邊的黑暗中，  
睜着的眼睛如同閉着一樣，

此刻正是用心靈來辨認方向的時候，  
面朝着正理，  
路就在我脚下。

我唱起歌來，  
想擊走四周淒厲的鬼叫和狗吠，



這歌聲對我是這樣熟悉又這樣陌生，  
曾經是千萬人合唱的歌，  
如今祇聽到我單個人的聲音，  
波濤似有力的歌聲，  
如今微弱得似岩隙中一條細流……

我彷彿是世界上孤獨的存在，  
我感到了人的可愛，  
我想起了人羣的溫暖。  
假如現在能有一個同行的伙伴，  
該是多麼地好！  
縱使是一個啞巴，  
我可以從他眼中，  
看見一個人在黑暗中閃爍的信心；

如在礦穴中拾到的鑽石。

也可以看到他瞳孔中反射出我的渴望。

是誰在哭泣？

是誰在竊笑？

是地獄的聲音，

叫我知道自己尚活在人間。

現在痛苦的人都是善良的人，

悲憤流遍了我的血管，

我已分不出別人的痛苦和自己的痛苦，

有鞭撻的呼嘯，

傷痕就落在我的身上，

有刑具和碰杯的瑯瑯，

怒火從我心頭冒起。

我嚮往自己能變一枚炸彈，  
該是多麼痛快，多麼幸福，  
把那些魔鬼和魔鬼豢養的惡狗，  
一齊燒成粉，炸成醬，  
讓我生命閃一次光，  
看一眼我親愛者受難的面孔，  
看一眼被我炸死的  
魔鬼和惡狗猙獰的醜態，  
如今我所祈求的，  
就是這樣爆裂的死！

當有人在夢中舞蹈的時候，  
我奔走在人生的夜路上，

用自己清晨的年齡趕夜路，  
是我們這輩子歷史的命運。

石塊絆倒了我腫痛腳，

我耳朵觸到了泥土，

熟稔的腳音，

如聽到了知己的心跳，

我胸膛像貼着了另一個結實的胸膛。

我重新站起來，

在黑夜中衝出一聲狂吼，

遍野都有圍聲來擁抱我，

從四方八面，

投向太陽的人，

不祇我一個，

像戰鬥在暴風雨中的林木，

雖然是分離的矗立，  
它們的根，  
却在深藏的地下，  
緊緊地紐結成了一個脈絡。

我手中有劍，  
背囊中有祝福，  
太陽走向我們，  
我們也向太陽走近，  
夜路在我們脚下縮短。  
趕夜路的人，  
是不甘死在夜路上的，  
能倒仆在黎明的門檻上，  
讓陽光輾熱的嘴唇，

吻一下我閉後永不再開的眼臉，  
這是我最小的也是最悲慘的期求。

願我睫毛上的淚，

能化爲黎明草上的露珠，

沾在早起者的腳上。

願我襟前的血，

能化爲清晨山頭的紅霞，

亮在早醒者的窗前。

走吧！趕夜路的人，

從一個人的路，

走上千萬人的路。

我們心中的太陽，

將從山谷中吐出。

太陽照着萬流齊匯的跳蕩的海洋，  
太陽照着萬頭鑽動的歡呼的羣衆，  
趕去參加祖國土地上，

第一次神聖的朝會。

絞架上掛起魔鬼和惡狗的首級。

紀念碑上，

朗誦出在夜路上倒下的同志的名字，

那用仇敵的血和陽光染紅的名字。

## 貧民窟

屋外傾倒着大雨，

屋內也處處落着小雨，

他們睡得依然又甜又深，

鼾聲和豬一樣叫人羨慕，

豬是爲了吃得太飽，

他們是爲了工作。

垃圾箱裏的珍品，

是這些破棚中出色的擺飾，

屋裏住着的人們，

也都是被文明掃出來的垃圾。

這裏的老鼠瘦得像螳螂，  
如我們餓得長不大的孩子。

獨有蒼蠅、蚊蟲、跳虱，

這些吃血英雄却胖得轉不動肚皮，

屋前屋後晾滿了百衲衣，

破得已分不出那是褲子，那是上身，

烏鴉站在竿頭剔羽毛，

呀呀地叫，感到自己驕傲。

這裏的女人，

不懂得愛，

沒有人愛過她們，

生活教會了她們恨，

她們愛也愛得像恨一樣，

哭聲是這裏生活的音樂，

欲斷欲續低咽着的人，

聽隔壁頓足捶胸的嚎啕，

喝醉了他們也狂笑，

那是靈魂的哭泣。

夏天，這裏充滿了汗的酸味，

肥料和畜類的污氣，

他們在這裏打架，

酗酒，賭博，甚至野合，

一切都是赤裸裸，

良心的嗅覺，

都可以聞到一股人性的芬芳。

他們住在這裏，

像魚在河裏，自由自在！

就是一條狗，

也親熱得如同兄弟，

他們打市場上走過，

碰到那些躺在流線型汽車裏的男女，

彼此却好像遙遠得不是同類。

熔岩沸騰在火山心裏，

偉大的奇蹟奔流在他們的脈管中，

明天陽光下飛舞的蝴蝶，

今日還是在地上爬着的毛蟲。

## 我們是演劇隊的隊員

哦！日子過得這樣匆匆，

十年短促得像祇有一次幕起幕落的時光！  
小的長大了，

扮「秋陽」裏矇矓無邪的小黑子的弟弟，  
已可以演「雷雨」裏懂得嘆氣的周萍。

烏黑的髮也絲絲地在變成灰，變成白，  
平滑的額上也鞏上了皺紋，

腮下的髭鬚也抽長得更濃更硬了。  
對着生活的鏡子，

我們塗上了永遠不能卸妝的油彩。

我們度過了三四十個春天，  
當了半輩子的演劇隊員，

像流浪江湖的馬戲班裏的動物，

生活的皮鞭，

抽撻得我們失去了初出

山林時的一團火氣。

往日我們靠美麗的夢想餵養自己的熱情，

十年來的飢寒、疾病、槍彈、逮捕，

教會了我們許多可怕的却是真實的東西，

孩子成人了，

彼此會漸漸鼓不起訴說童話的勇氣。

我們有時發着燒熱出場，

一口咳出的血，一陣昏眩，

支持着我們不倒仆下來的，  
是台下歡樂一片晶瑩的淚光……  
我們今天還握得起演劇隊的旗子，  
還繼續走得動這條崎嶇荆棘的路，  
因為我們不是獨個人在走，  
我攙扶着你，你攙扶着我，  
一個清醒的意念攙扶着我們一夥兒走。

我們出生在這方生未死的年代，  
又活在這陣痛愈來愈劇的國度，  
我們自身的痛苦已經夠負擔了，  
又要加上舞台上各種人物的各樣痛苦，  
悲劇中角色的淚  
和我們自己的淚流成一行，

古裝的歷史劇裏，  
還要我們再來嘗受，  
人類記憶裏的絞刑。  
取出我們的靈魂來看，  
那裏還會有一處找不到傷痕呢？  
我們爲什麼要使不該死去的人，  
在人民前面死去？  
不！我們要叫必得滅亡的魔鬼，  
在舞台上滅亡，  
我們要叫該活得幸福的人，  
在祖國的土地上不屈地活下去。

我們的同志：

有的在火線上流血倒了下去，

有的在監獄裏做了冤鬼，

有的被肺結核菌蛀完了生命，

我們活着的也養不活自己的父母，

我們生下的嬰兒，

也祇能帶着他爸媽的淚和吻，

被送給路途上肯收養的陌生人家。

祇要還能活下去的，我們

依然要活得花樣的新鮮，礦石般硬朗。

我們願意在這黑暗中燃燒自己，

但我們祇是時代烈火上的鍋鏟，

沸騰不是我們的功績，

我們祇有傳熱的能力，熬煉的苦難，

誰知道更甚於立時化為灰燼的柴薪。

風狂雪亂的寒夜，

我們用幕布裹蓋着的哆嗦的身體，

在稻草堆裏會緊緊地擠貼在一起，

彼此用體溫來和暖自己，

聽着被疲乏壓倒的同志，

在夢中還唸着白天演出的

悲劇裏底受難者的台詞，

我們必須去接受的痛苦太多太重了，

同志們！讓我們互相愛得更深更緊些吧！

我們得到的是那麼少，付給的却那麼多，

讓我們驕傲吧！同志們！

「我們是演劇隊的隊員」！

## 沒有翅膀的候鳥

家鄉的土地，

是缺奶的母親，

養不活他們這些兒女，

秋天收割了田裏瘦稜稜的稻穗，

連牛也可以在發香的禾草中享福的冬天，

他們男的、女的、老的、小的，

成串地離開了村莊，

把可憐的守門狗也帶着走……

他們穿戴的都已經在身上，

一切財產都挑在肩頭，

踏着睡滿了落葉的山路，

跨過了乾涸的溪澗，  
來到鄰省陰森森的崇山峻嶺間，  
他們將粗大的楓樹樑樹砍倒，  
在它們身上鋸下密密的花桶，  
像自己身上被荆棘刺破的傷痕，  
他們從葫蘆裏傾下些祖傳的秘藥，  
再蓋上一層枯草黃葉，  
祇要老天下雨又飄雪，  
天晴了，又有好太陽，  
蕪就會很快很多地生長出來了……  
一簇簇，一排排，  
像他們戴着笠帽在雨中進行的隊伍……  
他們要趕時採下，  
怕它們眨眼又萎謝了，

燒起孩子們用衣兜檢來的松葉，

焙乾了菰，

也嗆咳出了自己的眼淚……

乳藍色的煙迷漫了山谷，

像十月黎明時分的濃霧。

頂着冰雪的菰傘，

在金色的陽光裏會綻出奇異的花紋，

像他們手腳上龜裂的凍瘡，

這就是富人家火鍋中味鮮肉厚的

「菊花菰」！

他們種的菰，

鳥喙不會來啄，獸爪不會來抓，

他們在草莽裏藏下了毒藥弓，

提防夜半山下帶鎗上來偷菰的鄉丁，  
他們在茅草搭蓋起的菰廠中過冬，  
熊熊飛舞的野火是守歲的紅燭，  
啄木鳥鑽樹的聲音是除夕的爆竹，  
他們唱起歌來，  
沒有一點羞澀的顫抖，  
四圍閃爍着的都是自己人的眼睛。  
冰雪釀成的酒，  
叫他們忘了人間的寒冷，  
通紅的面孔像雪地裏朵朵赤山茶，  
他們的希望，  
也在歌聲的灌溉裏展開了花瓣，  
但野火漸漸暗熄下去，  
它也跟着慢慢凋零了，

從不會給他們結過一個甜果子，  
剩下的祇是無花無葉的空枝條，  
在冽風中僵木的貧血的身體。

沿途的人家都遠避他們，厭惡他們，  
他們穿得如乞丐般破爛，

怕他們向他們伸出求布施的手，  
但他們中間誰也沒有用眼淚

去換過別人的飯粒。

山中的鳥獸倒是他們的好鄰居，  
彼此都一樣地樸實，一樣地獷野，  
林裏一種翡翠色的鳥兒，  
胸脯上有珊瑚似的紅羽毛，  
她就是從前山麓一個地主的女兒，

愛上了他們中間的一個小伙子，

她兇惡的父親發覺了。

把她關鎖在柴房裏受懲罰，

一個下弦的月夜

她從窗裏跳出來，

逃上山來找她的情郎

陡峭山路累軟了她嬌養的腿，

月亮沉落了

她在黝黯的森林中迷失了路，

第二天太陽照在山谷上的時候，

她情郎在深草中找到了她的屍體，

胸上插着她心愛的人

爲防賊安放下的毒藥箭。

此後她的靈魂變成鳥兒，

和他們生活在一起，  
她會唱很美妙的歌，  
知道他們的焦急，  
它銀笛一樣的鳴聲  
能爲他們呼喚雨雪，  
也能招引太陽出來聽她迷人的歌唱……  
又傳說幾千年前一次大旱災，  
他們的一家祖先，  
因爲吃口重，完不起官糧，  
硬起心腸  
把一個初出生的嬰兒偷偷地丟在山溝裏，  
自己却隨着大夥兒走了，  
一隻好心的母虎聽到了孩子洪亮的哭聲，  
找來把孩子腳回岩洞去，

用它的奶養大了這可憐的棄兒，  
却餓死了自己親生的小虎仔。

這孩子長大修成了神仙，

就是他們代代供奉的騎虎的吳三公，  
會保佑他們有豐收的年成！

當燕子從熱帶回來，

他們亦挑起收穫的香菰下山來，

沉甸甸的菰箕送進菰行，

老闆肥胖的手從算盤上，

撥去了上冬對本對利的子母錢，

有時剩下的餘數還不够

向脚下從不會粘過山上黃土的地主，  
付清菰山的租金，

就是使他們睡熟了也笑的豐年吧！  
腰帶裏賺來的錢

最多亦祇能給自己愛打扮的女兒  
進城去剪一套花洋布的新衣衫

或是在路上的客店裏，

多醉倒幾回，

多在賭桌上押一次牌九，

他們當然不會忘了

在菩薩面前燒一對還愿的香燭！

香菰寄生在樹幹上

地主和菰行的老闆，

却寄生在他們這羣人的身上。

沒有游牧人的帳幕和駝馬，

他們將草席和一切傢俱都扛在肩上，  
母親將嬰兒也捆縛在自己佝僂的背上，

讓他們用眼睛學習走祖先艱苦的路……

有時，氣喘得蹣跚的老人

腳掌鼓起了水泡的孩子

尖石戳破凍瘡的女人，

實在提不動腳了

蹲坐在路邊流淚，

他們年青的漢子

用蟒蛇般有力的胳膊，

扶着，掖着他們走，

是的，他們的路，

有時不是用腳走的，

是咬緊了牙齒，

用磨不鈍的生活意志走的，  
時序有一定的季節，  
而他們生命的燈，  
隨時都會被狂風帶去……  
他們親愛的伙伴，  
有的倒在森林裏，  
像被他們伐倒的樹木，  
尤其是生命的年輪還那樣稀朗，  
正是應該在風雨中站立的年齡，  
他們年青的心不甘寂寞地埋在深山，  
泥塚上會生出很多  
對世界依戀的紅菌來……  
不管生活是多着難受的苦工，  
能活着的總是幸福的人。

更有不幸的白髮長輩，

倒斃在路途上，

像牛倒斃在耕種了一生的田地裏，

他們有的吩咐，

死後把他們身上的棉衣剝下來，

免得自己的兒孫再在風雪中凍腫屁股。

遲早要腐爛的屍骸，

祇求有一張蘆蓆包裹。

他們在路上吸煙斗，奶孩子，

他們在路上出生、死去，

他們在路上賣飯，結草鞋，

他們在路上眉來眼去地哼相思的曲子，

路是他們的家，

路上的涼亭是他們做夢的床，  
走在路上，

像走在黃昏耕罷歸家的田塍上。

他們是人民中的候鳥，

但沒有翅膀，

也沒有追尋溫暖海洋的夢，

他們是去冰雪的山中求生活，

他們是人民中推磨的駝羣，

用自己的腳，

踩着泥土，

走着冬去春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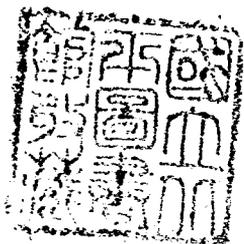
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的道路……

註：浙南龍泉、慶元、景寧一帶的人民城內橫

互齋楓嶺山脈人多因少，每年冬初結黨越

仙霞嶺，往閩、贛、湖、粵各省山間擾掠

謀生，至次年春末返家。



創造詩叢

夜路

• 版 • 主編者 臧克家

權 著作者 黎先耀

所 出版者 詩創造社

• 有 定價 國幣貳圓

刊行者：

星群出版社

上海(十二)西門路六〇弄四三號

